F 非常感受
Feichangganshou

# 玉兰花开

□张希良

春风吹过齐鲁大地,万物开始复苏。在这乍暖还寒,暂无绿意的初春里,我最钟情的便是那一树树提前盛开的玉兰花。

小区里的绿化做得非常好:有假山池塘,水系游廊,各种的花草树木此时已经萌发绿意,处处散发着春天的气息。在这些众多的花草树木当中,绿化设计者明显有所偏爱,路两边多以玉兰树为主,而且品种好,属于早开的那一种。

初春的早晨,阳光洒在刚刚苏醒的大地上。我在小区里漫步,偶然抬头,便看见那一树树的玉兰花在晨光中摇曳生姿。他们仿佛是春天的精灵,为大地带来无尽的生机和活力。我佩服玉兰花的坚强,从秋冬开始,玉兰花已经在为第二年的绽放积蓄巨大的能量。随着残雪的逐渐消融,树枝上布满毛茸茸的花苞,让在春寒料峭中的人们,感觉花苞似乎在一夜间就变成了美丽的花朵,一抬头就能与它们撞个满怀。

开在时令最前面的这些玉兰花,让人格外地爱怜。许多路过的人会忍不住驻足,欣赏一番。玉兰树的花,虽然不算妖娆,却显现出一份高贵和典雅、健康和明朗。她的花瓣开得大而敦厚,紫玉兰最为艳丽,靠近花蒂的部分微微发红,花瓣色彩从深到浅,由浓到淡,初绽的花朵像极了古典的旗袍,穿在春天这名身材修长的女子身上。完全盛放时的玉兰,花瓣则向四处伸展,如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舞女围成一圈,一起摆动着秀美的裙摆。

经过一个冬天的沉寂,肥厚的花瓣散发着勃勃生机和浓郁的芬芳,带来一股浓浓春天的气息。我最喜欢的是白玉兰,它的花瓣洁白如玉,花瓣之间紧凑而和谐,仿佛是一个个精心雕刻的玉雕精品,心里忽然萌动出玉树琼花的那种震撼。每一朵花都像是一个小型的舞台,花瓣在微风中轻轻摇曳,仿佛是在上演一出美丽的舞蹈。我常常驻足观赏,仿佛置身于一个美丽的梦境之中。

无论是白玉兰,还是紫玉兰,虽然它们都开得各有特点,看起来却都是那么的靓丽好看。玉兰花的外形有点像莲花,但比莲花要小得多,也修长一些。莲花生长在低矮的水塘里,而这圣洁的玉兰花却盛开在半空中,更容易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,只是它没有“玉兰仙子”的名号。

一阵微风吹来,树上绽放的玉兰花随风摇曳,我正像一个花痴一样,呆呆望着宛若天仙般的玉兰花。忽然,一片花瓣随风飘落下来,恰巧掉落在我的肩头,又滑落右脚边,猛然一惊,随又惊喜,难不成是玉兰花知我心意?故意落下来和我亲密接触。

我轻轻拾起那片带有褐色斑点的花瓣,仔细端详着,这春天的精灵,和人的生命何其相似。最美好的时光往往都是短暂而珍贵的。“好花不常开,好景不常在。”看着手里的花瓣,我不禁想起生活中的那些经历。我曾经历过人生的风雨和坎坷,也曾享受过成功的喜悦和快乐。而如今,看到这些玉兰花,我想起那些陪伴我走过困难和挫折的人和事,那些给我鼓励和支持的人,那些与我共享欢乐和泪水的人。他们就像这些玉兰花一样,默默地为我开放,让我在困难时感受到温暖和力量。

我小心翼翼地把花瓣放到绿化带上,以免行人不注意踩伤它。

放下花瓣,我仰起头,眯着眼睛,深深吸一口带着花香的清新空气,心底里泛起一种惬意的美好。看着这些花朵在阳光中摇曳的身姿,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感激。我想,正是因为有了各种经历,以及亲人和朋友的陪伴,我的生活才会如此美好而丰富。

玉兰树的每一次开放都像是一个勇敢的故事,展现着生命的力量和韧性。经历春天的寒风、夏天的酷热、秋天的萧瑟、冬天的严寒,学会在春风中微笑、夏雨中成长、秋叶中丰盈、冬雪中沉思。而我也在其中得到许多对生活的启迪,学会如何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和坚强。

让我们像一棵玉兰树一样,在各种环境下坚韧地生长,人生的酸甜苦辣不正是玉兰树的四季经历吗?

此时此刻,我已经与玉兰花达成一种默契。它们在这个季节里如期而至,给我带来生命中的美丽景象。我也在这份美好中找到自我、理解和珍视眼下的生活。我会记住这些美好的时刻,记住这些陪伴我走过风雨的花朵,记住那些给我力量和支持的所有人。

N 南腔北调
Nanqiangbeidiao

# 万物一个“圆”字

□陆春祥

汉代学者赵岐,注《孟子》说:“凡物圆则行,方则止。”

圆是一种几何图形,线段绕着它的一个端点在平面内旋转一周时,它的另一端点的轨迹就叫作圆。

但是,几何学上的圆,在哲学中却被赋予其他内容。

圆通,只有先圆才有可能通。圆是通的大前提,通是圆的良好结果,因为没有障碍,所以圆稳步前行,哪里都是道,哪里都有路,一路前行,直到它自己停下来。

赵岐说“方则止”。确实是这样,圆行,方止,但用现代科学解释,就不太准确了。因为,圆这个几何图形,还有个无限的概念,圆是“正无限多边形”。也就是说,当多边形的边数越多时,它的形状、周长、面积,就越接近圆。再通俗地说,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圆,任何圆都是不圆满的、有缺陷的。

从圆的缺陷角度,再回看哲学意义上的圆,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: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圆通、圆满、圆转,所有的圆,都是相对的,都是有缺陷的。

难怪,世事总是那么复杂而缤纷,人事总是那么艰难而沧桑。

Y 有此一说
Youciyishuo

# 老派闺蜜

□林　深

老派闺蜜,并不管彼此叫“闺蜜”。闺蜜,这个词太新派了,还没能够在老派的友情里站稳脚跟。

蜜,即是甜。在一段关系里,让对方总感觉到甜,并不是件容易的事,需要一直努力。即便心甘情愿,可到底,甘愿是一回事,辛不辛苦又是另一回事。

一个老派的闺蜜,不会那样甜甜乎乎。她不是那种大节小庆准时为你奉上祝福的人。有事直接说事,聊天是突然开始的,也是戛然而止的,不需要头不需要尾。没事,可以很久很久不联系,仿佛世上压根没有这么一号人。两个人,风平浪静的时间多,热火朝天的时间少。

只要一联系上,就可以话接上回,时间仿佛还停在前一次聊天结束。你们之间,已经到了时间不起作用的份上,或者说,已经抵达一个时间够不着的地方:时间没办法再增进你和她,更加没办法减退她和你。时间作用一切,却好像把你们遗忘了。

老派的她,在待人接物上,也许信奉的还是老一套。上你家来,她总不肯空手登门,实在没作准备,也能在楼下买篮水果、提箱奶。反过来,从她家走,她也不让你空手而回,翻翻冰箱,总能往你手里塞点儿什么。她的朴素古老,给你一种错觉,觉得自己像在走亲访戚,不是有缘分铺垫,而是有血脉打底。

去哪儿旅游,顺道捎点什么给她。电话里,她挨个打问费用,远程货比三家。

“问那么多做什么,费用我来出!”

“那也不行,你的钱我也心疼!”

一个老派闺蜜,往往都是会过日子的。她替你省,替你精打细算,像过自家的日子一样来过你的日子。

她跟你约饭,地点并不介意选在家里。她不在意排面,也知你不在意排面。她知你的口味,几乎所有的菜,口味都不打折扣,随你同来的人一律往后排。她不见得擅长厨事,于是,她的爱人她的家人,被她请来代为掌勺。总之,在她那里,一切以你为先。

不过,她也有分寸,从不给你夹菜,不觉得要把对你的好,野蛮地强加给你。她不会为每道菜拍照剪彩,她更加愿意看你一次次下箸,略带馋相,最后,扔给她一大桌空碟空碗。

偶尔头疼脑热重了些,住院几日。来看望的,多捧花而来,偏她提着一罐鸡汤,还附上半筐鲜鸡蛋,老派得惊叹四座。她的老派,在于她的心眼实实在在,所有的力都用在刀刃上:讲面子不如讲里子。

老派闺蜜,她不给你取外号,不给你起昵称,你就是你,全名全姓地躺在她的电话簿里,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。她喊你,也常常连名带姓,硬邦邦的,像出自哪个点头之交。她们不在称呼上缩短距离。

那日,听到一个朋友如此说,她的电话簿里,没有诸如“妈妈”“女儿”之类,更加没有“闺蜜”“死党”之类的备注,如果某天她的手机被窃,她的电话簿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,打什么坏主意的人只能大失所望。

听她说完,我木呆呆的,杵了好半晌。应该是个老派的人吧,在自己小小的电话簿里,无人知无人晓地替人着想。